

家訓

立志

吾人立身天地間只思量作得一個人是第一義余事都沒要緊作人的道理不必多言即看小學便是依此作去豈有差失從古聰明睿智聖賢豪傑只於此見得透下手早所以其人千古萬古不可磨滅聞此言不信便是凡愚所宜猛省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即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子孫念之可以知所立矣

孝親

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奴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達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為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達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逸遂謂父母宜勤勞己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誘二也父母常為兒喊口便謂父母當少食己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慧冲突行動無禮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裁則顏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伴二尊則心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孝親五也財入吾手便為己財而在父母者反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財強求竊取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子則又厭親甚且單父只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弃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衣食無缺乳哺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

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遊戲賭錢破蕩財產至雙親憂響而不顧七也父母於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關防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隙八也以上數者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心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戒之戒之

敬長

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異也故事伯叔宜盡愛敬慎勿以分門析戶而視若路人父有衆子稱日家督弟有伯兄尊日家長凡日用出入事無大小衆子弟皆當咨稟焉飲食必讓語言必順步趨必徐行坐入必居下凡以明弟道也夫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則沉同氣之人乎

友愛

人家兄弟於養生送死時當辟如父母少生一子析產受業時辟如父母多生一子如此則無不爲友兄恭弟矣獨今人以兄弟多人之故而用財則互相推談至使失養失葬而不顧及受財則互相爭況至失數結訟而亦不顧噫當父母生子時多生一子則

多增一喜謂繁衍之可慶也今若此則是多生一子反多一害不如無生之爲愈矣此皆徇財帛忘天倫爲之累也言及此其可痛也

夫婦

男女正位義同天地天地和而后雨澤降夫婦和而后家道昌但婦女輩未曾讀書明理其有善行者只是天性暗合耳若有不是便當明白曉諭固不可任其縱恣亦不可違生嗔嫌相敬如賓朋好合如琴瑟然后爲致祥召福之道人於婦言無不從者蓋一爲悍婦一爲嬌婦悍則不敢不從嬌則不忍不從也豈知婦人最無遠見所論者不過柴米布帛及人情厚薄之端樸實者猶或就事論事一經花巧之婦最能裝飾情辭增添長短或半夜而啼或當筵而嘆而男子不入其牢籠者幾何哉是在爲丈夫者各自主張當以我化彼勿使反化於彼而已人之於妻也宜防其敵子之過於后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於去婢也宜防其長舌以起家庭之，夫婦正色也然亦貴有節生人終身疾病恒從初婚時起年少血氣易動興狂力旺旺往往恣情無度多成勞怯甚至天亡累婦孀苦當思百年姻眷終身裙偶何苦

從數月內種却一生禍根前輩每迂子孫將婚必靜靜人此戚

教子

教子須令其有常業貧賤而有業可不至於鐵寒富貴而有業亦不至於為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色好賭博异衣服飾車馬與群小不伍以至破產者非其本心盡不肖由無業以度日每起為非之心小人贊其為非則有緊啜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也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謙恭立教故能保世滋大不為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中得來猶知義理至音梁子弟習成性氣頤指驕人且以老成為迂闊以脱略為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灑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要也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幼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責以嚴則長無悖慢之患幼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睦族

家之有宗族猶水之有分派木之有分枝雖遠近异勢疏密异形

要其本源則一故人之待其宗族也必如身之有四肢百體務使血脈相通而疴癢相關長幼必以序相治尊卑必以分相聯喜則相慶以結其綢繆戚則相憐以通其緩急立家廟以薦蒸嘗設家塾塾以課子弟置義田以贍貧乏修族譜以聯疏遠各隨其力所能爲以自篤其親屬庶以慰祖宗慈愛之心矣

衛國

國乃民之本民爲國之基是故保家須先衛國又曰國家有難匹夫有責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當今政府法令凡我國公民均有服兵役的義務保衛祖國領土是每個公民的神聖職責我族內青年子弟均得隨時響感祖國征有偶迂外患則群起攻之

保家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弃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動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常見有余之家當極盛之時每一婚嫁喪葬輒費數百金千金及

至衰落迂有此事即數十金數金亦可敷衍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人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際姑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家簪之可金未始不可銀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可淡由此類推不獨積蓄有余且爲我生惜福兄弟同居古今美事蓋朝夕聚首一門氣魄雄壯情誼倍篤樂莫大焉而百務有老成統理士農得安其業不至以家務分心且歲時禮節百費皆約非若分烟另爨者之各有費也或有寡婦孤兒尤宜撫恤不可分居分析不宜大早亦不宜大遲大早恐少年不知物力艱難浮蕩輕費以至家敗若大遲則變幻多端如眷屬衆多凡食用衣服個個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或有取而私蓄不用誰肯足用即不取稍有低昂即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而取用如常目

擊婢僕暗竊視爲公衆之物而漠然不顧者莫如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使知物力之報不獨惜財亦且惜福家道之盛衰視惟其一家之人以卜吉凶未有和氣萃焉而家不昌隆者若昌隆之家將衰必先有戾氣凝結而不可解而后非意之殃隨之人奈何不和好爲也

謹言

凡一事而關人終身縱實見實聞不可著口凡一語而傷我長厚雖閑談謔慎勿形言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禍抑亦傷人苟有過者在其中耶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憎彼不自責謂有意而為之耳惟有間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也凡說話最要信實不可欺罔今人以欺罔者為巧為智受欺罔者為拙為愚其實欺罔者乃真拙且愚耳書曰作偽心勢日拙孔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蓋常慣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蓋說實話而人亦不信甚至指天誓日猶疑其為欺罔之術所以寸步不可行也切宜戒之